

文學筆
記叢書

寶存



廣益書局刊行

自序

君子不寶，曷寶爲？顧寶何常？閉人寶，不閉天寶，所謂禮義者，順人情之大寶也。予主寶，所以爲此通一寶問，於凡事凡理凡物，固亦不能罄其幽，如巖之寶乎？決其深，如泉之寶乎？抑有生吾之明者，爲害之寶乎？又有重吾之疑者，蒙焉，雲之寶矣。夫書求間隙，書有寶，義任穿穴，義有寶，子慕此寶也。井中之天，井祇寶管中之豹，管祇寶，予不獲辭此寶也。故或觸於耳而寶，觸於目而寶。或沈思獨往，朋友講習，撫今追昔，感而寶，悔而寶。喜而詫而怖而鬱，而懟而激而寶，蓋幾乎無乎非寶矣。錄其寶，可以證吾所明，寶學庶從寶進焉。討吾所疑，寶才庶從寶出焉。漸且塞吾有萬之弊寶也。客有曰：「子露研雪撰，淺之乎？其寶名矣，而又存，不乃倖永，永存斯寶耶？」予曰：「否，否，所寶猶小家珍說，方家笑也；寶之存不足以存存，第請得以出處之寶言。夫獨不見爭門側肩，趨趨囁嚅於形勢之路者乎？非所以求進身之寶乎？即通顯矣，有同於古之繇寶尙書者矣，疇范光輩遑躒邀知音狗寶者？彼何寶？方幸寶有存，吾屬患奮筆，不必入猶蛇寶，噴若玉寶，乃層見側出，連舛錯雜，得觀縷一編之寶行。且寶中寶，寶外寶，續遇寶，續書寶，不彙其他。爰以是爲匿影而潛神之寶也，并可則寶斯寶者存，寶何不存乎？顧寶斯寶者，非復存寶存特寶也，寶不必存特寶也。假有好譚其說者，謂此寶兼漁寶龍寶嘉名，今信存，則又啞啞已。」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上海胡式

序

凡人讀書既多，必有心得，隨筆錄存，或加評論，或別有銓解，或致辨難，或述而不作，用備遺忘，或記瑣事，以寓勸懲，或陳方言土俗，藉供研稽。閱此種書，既可以消遣睡魔，又可以增長學識，此文學筆記，所以至爲可貴而盛行今古者也。予見寶存一書，合於以上所言，因爲大達社加標而公之於世，諒必共所欣賞焉。書中辨明道二字，開官氏作井官氏，駁錢大昕論子游子夏益爲舜堦，翦商駁閻百詩，楊用修作僞多端，失處甚多，以方城爲萬城，真可笑。又以中庸折東坡謂武王非聖人，他若三商之正竹書之僞，古人已言此益復暢之耳。唐僖宗善擊球，不免石野猪之譏，設生今日，必爲球狀元無疑。楊廣死亦論法，誠堪嗔嘆，帝王信別有肺腑也。世多不曉盤脫二字之義，往往誤作腕脫，校書郎以爲校書者，腕必酸疼欲脫。今讀是編，既得其解，兼可免誤。古諺已不合今時，習用不察，一經拈出，便爽然若失，如槐花黃云云是也。俗語入文，苦於甚俚，而又無字可換，獨古人偏能之，如龍取水改爲龍捲水，文句稍雅，吐屬畢竟不凡。西施不必雪諍，文人口孽，當自屈子始，三侯之解，楊柳二物之分，七十二之臚列，錢卜之溯源，不食鯉之故，幽卡冥果之用字，鹽水抹器，滴血能融，柏油能愈癰，聲調譜之無謂，此數則，讀者幸毋亡也。事寶中有瑣事數條，關於上海軼聞，如閔行龍舟等事，又述杜行鎮張襄，孝子也，而吾邑志乘失載何耶？四寶之中，吾以語寶爲最劣，以其多老生常談耳。作者文字有倔強處，而不謂書中反多引陳熟之典，殊爲減色。然憚慘爛和糞惡蘭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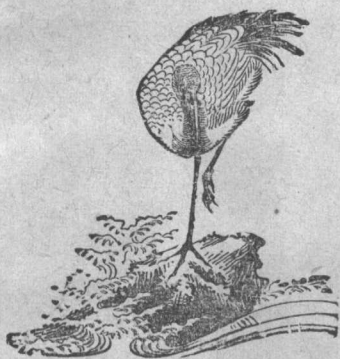
字，皆屬滬上方言，未必人人能知能寫，常談有不談，溫故未嘗不可知，或轉以此竇爲最耐閱，亦未可知。焦牙可對黃額，惟焦牙之風，今不復行；黃額之風，又將盛行於世，此種復古，當嗤之以鼻。摘句摘字，此鍾譚所以稱爲魔派，作者何故復犯？且多重複，爲刪一二，複猶未盡。女蛾之解，前後矛盾。一叫一回，杜牧原未少誤，讀者辨之，勿爲所惑；一叫自屬一回，再叫何妨？又云一回也。澧溪爲周浦別名，惟書中所云澧溪口者，則指周浦塘，非指周浦，其事仍屬上海，不涉南匯，此非故鄉人不能知，地理所以由來多誤認歟？是書凡四卷，刻於清道光年間，板稍漫漶，且有脫簡，載上海縣志雜家類，又有寸草堂詩鈔九卷。作者卽上海胡式銓字青劬，事蹟詳陳行胡氏家譜。詩竇一卷，持論尙平允，於陶韓李杜詩，用力亦深云。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中濟南匯朱太忙撰序

寶

存

序



竇存

書竇

陳編益智，老至以燭，間及末議，且付且惡。

晉書賈充有兒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閣，充就而拊之。世說云：「充就乳母手中鳴之。」拊鳴各通，蓋謂拊其兒作鳴鳴聲以悅之也。猶荀子拊循之，嘔嘔之義。然鳴字耐味，杜牧之遺興詩：「浮生長忽忽，兒小且鳴鳴。」

頌詩讀書知人論世，謂之尙論古人。孟子言之也。嘗見鍾伯敬評漢高祖歌曰：「真帝王，真英雄。」攷漢高以假仁假義取天下，當日分我盃羹之語，已無人理。其後太公擁慧卻行，不罪家令之言，而反善之；雖後人謂善其發悟己意，得崇父號，無非曲爲之周旋。至於羹頡之封，祇以飲食細故，欲示其嫂之過於天下，萬世本原之地率如是，不大有以辱古之帝王耶？伯敬不察，猥據一歌口吻，嘆爲真帝王，亦失言之甚者已。夫漢高者，聰明卓練，謂之真英雄可也。有帝王之位，無帝王之德，帝王之亦可也，不必真焉。

聖德無涯涘，聖教亦無涯涘。尸子云：「舜之行其猶河海乎？」（謂德澤）千仞之溪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傅子曰：『一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於河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王長元策秀才文云：「將使杏花萋萋，耕耰不愆，清飈冷風，逶迤無廢。」按杏花萋萋，文人都喜用之，清飈冷風，尤爲雅韻。（四民月令引農謠：「杏花開，花可耕，白沙呂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萋萋生，於是始耕。」又後稷曰：「凡耕之道，欲欲廣以平，畝欲小以清。」又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爲冷風，高誘曰：「夫決也，冷風和風也，必于苗中央師師然，爾冷風爲搖長也。」）

蘇軾錄載虞邵菴宴散學士家，歌兒順時秀唱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短柱。虞

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亦賦一曲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瀟，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虞魚相通。式銓按詩維昔之富（叶方味反）不如時，維今之疚（叶記）不如茲，又羣史所載謠諺，如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之類，夥不勝收。又黃庭經內養三神（叶禪）可長生（叶羶）魂欲上天魄入淵還魂（叶弦）返魄道自然，凡此一句兩韻，并連句也。其他或連句而句自爲韻者尤多，不及錄。則一句兩韻，有由來已。易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叶尼）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叶離）詩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人而無止何不（叶蒲美及）遄死考槃在澗碩人（叶然）之寬心之憂矣之子無帶鷄栖于塹日之夕矣羊牛（叶宜）下來（叶）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駕我（叶五）乘馬（叶滿補反）說于株野（叶上與反）乘我乘駒庶見素冠兮棘人（叶）鸞鸞兮無衣無褐（叶許例反）何以卒歲予手（叶黍）拊据予所搔荼予所蓄租予口（叶苦）卒瘁曰予未有（叶演女反）室家（叶古胡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叶茲五反）有芋如暈斯飛君子攸躋式夷式已無小（叶細）人殆弁彼鸞斯歸飛提提不知所屆心之憂矣君子（叶）如怒亂庶湍沮瓶之罄矣維壘之恥疆場翼翼黍稷彘彘（叶于逼反）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叶滿彼反）攘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長畝（叶）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日時築室（叶試）于茲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天之方懨無爲夸毗威儀卒迷路車乘馬（叶）我圖爾居莫如南土經營（叶王）四方告成（叶常）于王敬止敬止天維顯思命不（叶）易哉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侯（叶伊）燕喜令妻壽母（叶）管子六畜

遮育，五穀遮熟。太玄：今獄後穀終說（同脫叶託）桎梏（叶覺）決其鬻，利以治穢，割其疣贅，利以無穢。易：緯引古語：躡馬（叶）破車，惡婦（叶附）破家（叶姑）夏禹襄陵操下民（叶離）愁悲，上帝愈咨，凡此兩字一韻，并連句也。他或連句而句自爲韻者尤多，不及錄。則兩字一韻又有由來已。

「慝齒可對顛毛，事文類聚：迂叟病慝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文苑英華：賀蘭進明詩云：「髀裏未堪還宿肉，鬢邊何事遽顛毛？」

樂三終可對詩四始，然詩四始疊韻不如詩五際，漢書：翼奉傳：詩有五際是也。亦可對詠七始，歷律志：七始詠是也。又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王褒傳：春秋法五始之要。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卽位。」則可以受圖五始對奏樂三終。又玉燭寶典：元旦乃歲之始，時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春秋謹四始者是也，是亦一四始。

唐僖宗善擊毬，謂石野猪（優人）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狀元。」對曰：「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駁放之。」鍾嶸詩評：若孔門取詩賦，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然則文章亦技也，猶近聖門事，至般戲雖工，并難文藝，况矣野豬善諷。

莊子秋水篇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又外物篇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鋤于是乎始修。」又漁父篇云：「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云：「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凡此開唐宋人小品風流。

毛詩訓音：但曰某某字反，不曰切，而字典但曰切，所謂語爲吉祥，滋厚福也。

羅長源曰：「攷之於文，發之於均，蓋古無韻字，均（讀韻）卽韻也，見說文。」先訓韻字，始文賦，羅氏仍古耳。

馮夷馮有兩讀，酉陽雜俎：河伯人面乘兩龍，又曰人面魚身，一曰冰夷，一曰馮夷。穆天子傳言無夷。則據段氏所載，由冰音釋之，讀若憑，由無音釋之，讀馮本音。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攷竹書紀年一書，晉書東哲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天位，啓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今本竹書云：「夏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薨。」與束皙劉知幾所引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無囚堯偃朱事，今本非晉本。其偽根證鑿鑿皆可辨之矣。然因堯偃朱殺益等事，尙可信耶？此必昔時有懷不軌之心者，妄造此語，誣聖賢以待自文耳。則安見晉本之爲實錄？竊謂同一僞也，猶不若今本近情可取也。昔平原君以孔子於衛親見南子於阿谷交辭，漂女問於子高，子高答云：「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後世，殆假其說以行其心者之爲也。是南子漂女稍涉嫌疑，後人猶不肯爲聖人受其罔，况如竹書載堯舜啓益等駭人事，豈非小人無忌憚之甚哉？故攷古者辨其書之前後真僞，辭人操觚援引，擇言尤宜雅焉。

楊氏丹鉛錄云：「汲冢璣語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多誣而不信。其文極古，不起自戰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式銓按論語舉伊尹不仁者遠，註不仁者皆化爲仁，若遠去耳，則其時猶有小人造言若此哉？

魯論子路無宿諾，孟子不宿怨焉，荀子文王無宿問，管子有過者不宿其罰，淮南子文王宿不善如不祥，墨子又說苑宿善不祥，大戴記羊舌大夫不使其過宿，宰我無有宿問，知君子貴勇決焉。

莊子天道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徐無鬼篇枯槁之士宿名，宿字並佳。
式銓年十二時，塾師講君子不重章，次日回講，師以無友不如己詰之曰：「人不如己，己既不友矣，或己不如人，

人亦將不與己友。奈何？則聖人之言，豈不礙理？」式銍曰：「無友者謂己不必往友他，若他來友己，不可拒也。」師快之。明年回講，嫂溺援之以手，句師曰：「男女授受不親，何以古人但言嫂叔不親授，不及伯與弟妻乎？」式銍曰：「叔亦有童子之年，且不親授，則弟妻父兄，不言可知，舉其輕以見其重也。」師亦快之。又講堂高數仞，一節曰：「言弗爲則去數端乎？」式銍曰：「非必數端可廢，謂不若是侈耳。」師曰：「待妾可廢，齊桓公如夫人者止六人，君子病之。」式銍曰：「亦病如夫人耳。」師乃擊節曰：「有是哉！司馬史有清娛之侍，韓昌黎爲柳巷之詩，而范文正之惓惓於自栽花，或信然已。」

予爲諸徒講天下之士悅之節，旁有人云：「孟子何輕談帝女之色，且何由而知其色之好乎？」予曰：「孟子固非談閨闈者，顧婦有四德，古人亦講婦容。二女色好，未嘗載之於書，若必欲徵實，可卽娥皇女英之名按之。娥好也，方言秦謂好曰娥。又凡誇美女者，必舉嫦娥。英華也，詩云美如英，又尙之以瓊英乎？而韻會錢氏曰：『瓊英玉色之美。』然則二女縱不必先施毛嬙之美，斷不同嫫母無鹽而竟以至美之名，錫其女可知也。不然，象亦豈未嘗見二嫂，而漫曰使治朕棲耶？故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李善注亦引女英娥皇云。況此固孟子準常人之情言，則人情必意富貴家之女爲好，必不以貧賤家之女爲好，大抵然也。總之爲舜之憂之難解，極言之耳，何得輕議大賢人耶？」

西京賦芳草如積，積字甚微妙，第竟言積草，轉遜。

或有戲問於予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女稱兄弟，而不聞男稱姊妹何耶？」予曰：「所謂地法天也，蓋陰法陽則可，陽法陰無是理也。故十月純陰用事，因謂之陽月，不聞四月爲陰月。」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禮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臧在東曰：「夫之兄爲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妹爲女叔。」

今一字或圈讀數音，頗便童蒙，一覽了然，未識例始何時何人。閱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當四維之位，平起寅上，在巳去，在申入，在亥也。）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蓋自齊梁人分別四聲，而讀經者因有點發之例。」是據張說，則唐初已然矣，然亦未言創自何人也。其點易爲圈，則近詩錢辛楣養新錄云：「宋以來改點爲圈，如相臺岳氏刊五經，於字異音，皆加圈識之。」養新錄亦載張氏發字例一條。

太玄裝卦云：「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次二太陽用事，微陰當升陽氣，裝束欲退之象。）後之辭人有春歸春去，迎春別春，送春，餞春等事，當本此裝字。

古人引典多剪截，友于色斯貽厥，乃干木馬卿馬駿方朔等，不一而足。其尤不易解者，夫人娘子曰夫娘，士大夫曰士夫之類。然昔人之割裂亦病也，今人用之典雅矣。

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尸子）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說苑）卽孔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意。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顯而微，逆而溯焉。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由微而顯，順而推焉。

錢辛楣云：「程伯淳之沒也，文潞公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按明道，仁宗年號也，不當爲人臣之私稱，而潞公以題墓，伊川受而不辭，皆所未喻。後人亦無議及此者。」式銍竊謂明道者，言其能明達大道，兼能發明大道也。潞公以伯淳當之爲無愧，故稱之，非取朝廷年號也。且王者制爲年號，原以示便於天下，後世共稱，雖記載一切，不以爲褻，無所避也。卽如年號地，年號錢，宋明稱年號，隨意割取一字。錢氏亦嘗歷舉之，而不言其非，乃獨不滿於程子之爲明道，何耶？夫一縣一州一府，國家所馭之地耳，年號之錢，爲民間交易之需耳，年號之甚至磁

銅玉石，凡在瑣細玩好，輒各有年號款識；故稱其物者，卽有以年號呼之曰某某磁，某某爐之類，曾不聞有列禁。况人爲萬物之靈，士爲四民之首，朝廷得一鉅儒，格物窮理，傳述著撰，卽朝廷之幸，並天下後世之福。是卽冠以某王年號，亦所以明某王之得有其人，而天下後世之賴有其人也。是正以公稱稱之者，公之朝廷天下後世也，私云乎哉？錢氏博洽宏通，時有卓識，而於明道之議，得毋鄰於曲謹，夫爲臣子者，恭愼爲尙，而自古聖王，又無貴曲謹之士焉。（程頤字伯淳弟頤字正叔）

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攷管子宙合篇：鳥飛準繩，大人之義，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一千里之路，不可扶以」，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程子之言卽此義。

不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管仲之達也，故有鳥飛準繩之論。

閻百詩四書釋地載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詆宋儒。來告予曰：「爾雅釋詁：翦勤也。太王翦商，卽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害理？」予曰：「翦勤也，亦云斷也。子治毛詩，讀至于牧之野，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太王勤勞於商乎？」紫司猶強辯，予笑曰：「沈秋士嘗贈子詩：十年以長慚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方當開卷之時，尙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式銓按論語：泰伯章集註：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本一時誤筆。紫司當日遂以斷商作太王心跡講，不就國勢言，而百詩亦不及沈思，故輒舉于牧之野，敦商之旅，答之。殊不知此二語，亦祇詠武王事跡也。不然，太王果心乎斷商，武王纘之，亦心乎斷商，猶謂之奉天伐暴乎？顧自宣尼迄今，通儒鮮或議之，誠諒其心也。惟紫司錯認斷商從心跡說，故卒與百詩辯，而百詩亦復錯認，而強爲援證之，自負宿學，未免理屈詞窮。於是爲此刻毒語以抑之，講學家悻悻如是，可笑已。乃復筆之於書，意將辱紫司於天下後世耶？何以知之？觀其自序釋地云：「予著書冀以垂後，」故知之。雖然，紫司究無甚他謬，而閻氏妄議前王，不容後學，自是斯

言之玷已。(詩傳翦商之漸朱子曰非謂翦商之心)

楊用修曰：「漢儒謂湯武逆取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

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閻氏之識，固陳人之不如。

閻氏議子游子夏一條云：「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有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九耳。而概以文學名數語，截然而止，奇之乎？疑之也。」其意蓋以游夏年少，豈竟足以當文學之目，又不敢質言之，故作此閃倏不可捕捉語氣，鄰於皮裏陽秋。嗟乎！閻氏自矜淹博，觀其著撰，既數與朱子爲讎矣，乃又欲凌厲聖門，游夏哉？須知聖門文學，雖亦在乎稽古功深，尤在儲其德詣，宏其器識，積之厚以流光，斯爾雅可貴。漢魏而下，載籍日滋，讀書者乃第尚博聞強識，至頭童齒豁，詡詡然謂之無愧於文學，淺矣。且卽以博洽論，又安知游夏聰慧，不早於少小時徧覽古籍，六通四闢，乃得居文學之科耶？而僅以習於詩書禮樂史志局游夏哉？如閻氏私意，則子思之十六歲作中庸，尤不能信。古來多有以聖童神童奇童稱於書者，謂皆烏有先生可矣。閻氏之妄測古賢如此，甚矣其不知量也！

予光州官舍紫薇花下，集飲七古，後有云：「三商夕定花濕露，高燭尙可燒銅荷，盃盤重整各一噓，且話風月毋談他。」時一友云：「商當是商。」並以用韻本示予。語之曰：「儀禮士昏禮注，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夏子喬蓮花漏銘云：「五夜持宵，三商定夕。」予卽本此，恐便本詩韻不足憑耳。」後見邵長蘅韻略，錫部商字下載，日入三商爲昏，蓋早誤商爲商矣。又見錢氏養新錄，並載高士奇天祿識餘，周禮漏下三刻爲商，且以儀禮鄭注爲周禮，其改日入三商爲漏下三刻，并成臆說，則錢氏亦嘗譏高氏矣。邇來韻本迭出，爲便於習試帖用者，悉宗之，且謂漏下三刻爲商，與商字異，俗多誤用云，眞夢譚也。又華臚之臚讀上聲，歸麋韻，今使用韻本，臚韻兼載華臚，葑菲非上聲，今入平聲，俱誤。予非敢駁前人，若此類者，不得不爲拈出，恐貽誤無底也。

街，風俗通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離而別也。攷尸子子產相鄭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莫有援者，街是指野路，如潘安仁西征賦過街郵，注云：「梓澤西有一原之類也。」不然，城市湫隘，人衆輻輳，豈容桃李卽有桃李，固莫敢援，無足異耳。漢梁冀傳冀乃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爲宅，此指城中路，故正字通云：「京師街道曰衙衛也。」至今人則專以城市通道爲街矣。（壽孫壽妻也，桃李韓子作桃棗事，並見呂氏春秋。）

閻百詩謂集註儲子齊人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兒迪彝曰：「齊人者，因本文耳。孟子堯舜俱例以人，矧非無位者，可使亦人，則儲子可人，後云爲相，故從齊相。」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曾子大孝）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荀子正論）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荀子大略）君以德尊，上也；君以義尊，次也；君以強尊，下也。（淮南繆稱訓）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龔氏注中說引古諺）

楊廣爲太子，父死不問，同心金盒，忍爲獸行，及登寶位，尤殘刻淫侈，惟恐不至。誠所云：「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已。」乃以彼聰明才調，風流自詡，觀其於東都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飛仙錦幔，宮女香爐，隨時臨幸，尤喜廣爲著作，猶深冀以才藻垂名後世也。當世有才，方將崇禮之，非特以光朝廷，抑所以彰人主愛才之雅也。奈何悻悻焉，惟恐人之出其右，薛道衡以美才殺之曰：「更能爲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以美才殺之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亦甚於鄉里鄙儒，相軋名已，更可笑者，及被刃時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酖酒來。」夫爲天子一切無法，顧獨於一死論法，以斯法處大無道之君乎？立法猶輕。

唐太宗英明仁德之君也，貞觀丁酉，以武彘女美，年十四，召爲才人。迨戊申，太白屢晝見，太史占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乃以李君羨爲武衛將軍，小名五娘，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求之於外，不索之內。太史令又云：「其人已在宮中三十年，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帝乃欲盡殺宮中疑似者，而仍

止之。夫九年之間，美女武氏，在帝意中也。宮中武氏，豈有多人乎？帝知之，臣下宜均知之，願爲臣者，或拘於殺之無益，知而不言。乃人君國祚攸關，不鋤而去之何哉？試推其隱，蓋太宗實見武氏之美，不忍加誅也。亦援太史徒殺無辜之說以自寬，姑含忍之，不欲顯白其人也。此太宗當日之情事也。然則武之爲禍唐室烈矣，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武后年十四，爲太宗才人，太宗崩時，年二十六，出爲尼。三十一歲，高宗大幸，拜爲昭儀，旋立爲后。高宗崩，后六十一歲，臨朝，明年所幸馮小寶，使爲白馬寺僧，名曰懷義，出入禁中。七十一歲，命懷義作天堂，時御營沈南璆亦得幸於后，懷義心慍，燒天堂及明堂，仍使懷義更造，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后陰使人毆殺之。七十三歲，又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尉少卿，蓋易之昌宗兄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皆得幸於后，謂之五郎、六郎。七十七歲，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府供奉。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聞侯祥等求爲供奉，無禮無儀。」云云。后乃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端。攷武后自少至老，肆淫無狀，牝牡雖區，雌雄已忘。其意方以天子有弄臣，婦人爲天子，固宜有弄臣也。可笑纂記之人，於明堂一火，謂后恥而諱之，但云工徒誤燒。夫后豈以懷義與南璆之爭淫爭寵爲恥哉？特不忍遽誅懷義耳。不然，敬則豈不知陳辭女主，當諱則諱，而以內寵爲言，且后又以直言嘉之，不較然歟？春秋斧鉞繫之一字，武后之恥，誠不敢知之。

素讀莊子，契其理趣幽渺，文境恢奇，至或有措語之清麗，用字之雋妙者，誠不暇察也。茲爲採錄于左，與諸學徒共賞之。

摘句

解獸之羣，鳥皆夜鳴。（治之則逆物性而離其所以靜）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倡也）折楊皇壽，噓然而笑。（琴音花折，楊皇琴皆俚歌，俗人聞之則喜）澹然無極，衆美從之。（秋水時

至百川灌河。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裙襦二語，儒以詩禮發冢也，固是好詩，不愧詩人作賊。太玄迎卦裳有穿襦，男子目珠，似本此。

摘字（句中取一字）

作則萬竅「怒」鳴（謂風）汝不知夫螳螂手「怒」其臂以當車轍。「鑿」萬物而不爲義。「鑿」碎也言雖

能理萬物而不自以爲義無容心也。「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耒耨

之所「刺」。塞曠之耳，而天下人「含」其聰，膠離朱之目，而天下人「含」其明，「攬」（音列）工倕之指，

而天下人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皆玄同。其心之出，有物「探」之。夫子盡行

耶無「落」吾事。子往矣，無「乏」吾事（乏落也）古之王天下，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

物，不自說也。「賓」禮樂（以性情爲主）濃淳「散」樸（濃同澆，薄之澆，漓其淳也）「澠」心去欲，而

遊於無人之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鋤夫其驕色）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並

傍也此夷齊之言）此四六者，不「盪」盪中則正（盪動也）湯以胞（同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

皮「籠」百里奚。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聊音餌和也）

又淮南子摘句。

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挫傷彫落也）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戴勝，黃帝之神悲

嘯言道之衰也）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蓼莪成行，瓶甌有堤。（堤瓶下安也言雖有行列堤安不過於小者措

置得宜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則不久）蘭芝欲修，秋風敗之。鼓琴讀書，追觀上古。離先稻熟，

農夫耨之。（離隨稻而生者與稻相似而少實）

倒生二字，本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倒植者過半。

摘字

草木「注」根，魚鰲「湊」淵。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阪也，名爵號實幣屬）「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過人之智「植」於高世（植立也）萬物一「圈」也。鴻鵠鵠鷗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喙注江邊而不敢動）春秋「縮」其和（縮藏也）走獸「廢」脚田無「立」禾衰世「湊」學不知原心返本（湊趨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水之下流，烟之上「尋」。「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靜爲動「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諸侯必「植」耳（竦耳而聽）三代「種」德而王。

莊子漢陰丈人謂子貢，子非獨絃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淮南子公孫龍粲於辭而冒名以見，世間噉名輩，無如風雅中人。

荀子宥坐篇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卒音猝，此孔子之言）竊謂六朝工竿牘者，鮮有此質雅冲致，悟此并可與讀陶詩。

齟齬宅責二音，漢書灌夫傳魏其必媿，杜門齟齬。徐陵與楊僕射書，規規默默，齟齬低頭。（齟齬也）

今本家語，開官氏錢氏養新錄，力辨其譌云：「按漢韓敕造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在安樂里，宋祥符中，封鄆國夫人，制詞亦作并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廟。又宋板東家雜記，元板孔庭廣記，書并官氏，未有作開者。自明人誤刊，後來依之，式鉅近得顏氏家訓注，本風操篇孔子名兒曰鯉，補注云：「家語本姓解，十九娶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名曰鯉。」案開音堅，漢韓勅碑作并官氏，蓋隸書之變。宋大中祥符封鄆國夫人詔，鄧名世姓氏書辨證，王伯厚急就章，元至正三年廟制詞，竝以開官爲并官誤也。今從左傳，桓六年正義作開官。攷此本國朝趙敬夫注，而盧文弨補注之。其例言云：「是書經請正於賢士大夫，始成定本，友朋間復互相訂證，厥有勞焉。」其簡端鑒定姓名，即